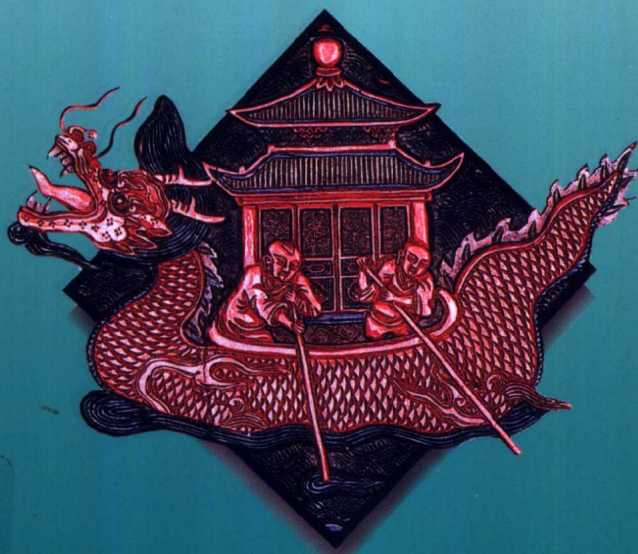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

意大利与中国

〔意〕白佐良 著
马西尼



汉学

海外



商务印书馆

意大利与中国

作者 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

马西尼(Federico Masini)

译者 萧晓玲 白玉崑



商务印书馆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与中国/(意)白佐良 马西尼著;萧晓玲 白玉崑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ISBN 7-100-03545-7

I. 意... II. ①白...②马...③萧...④白... III. —中国
—友好往来—意大利 IV. D822.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303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意大利与中国

[意]白佐良 马西尼 著

萧晓玲 白玉崑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545-7/K·739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5/8

定价:18.00 元

中译本序

《意大利与中国》一书，是1996年白佐良教授和我合写的一本向意大利读者介绍意大利与中国交往史的著作，白佐良教授从解放前他在南京留学起，一生都从事关于意大利跟他第二个祖国中国的交往史的研究。他在远东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由于有深厚的汉语功底以及他对欧洲历史和语言的深刻了解，收集并掌握了大量的有关意大利和中国交往史方面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有用中文写的有关意大利的中国古代文献，也有用古希腊文、拉丁文、早期意大利文写的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在四十多年中，他写了一系列有关意中关系史方面的文章，发表在西方的学术杂志上；直到他人生的晚年，才有机会把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综合汇编而成《意大利与中国》一书，不幸的是他未能看到这个中译本就在2001年逝世了。中译本也就成了他奉献给中国读者的遗赠，证明他终生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所做出的努力。

当初，意大利出版社要求作者写到清初，由于本人对19世纪的中西交往有些了解，故增加了从清朝中叶到民初的这段历史的一些章节。本书第一至第四章以及第九章，是白佐良教授所写，第五至第八章为本人所写。

中国和意大利不但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且它们之间的交往也岁月绵长。从古代罗马帝国与汉朝开始接触以来，其间有意大利人来华传教，清末有意大利王国的代表到过中国。在这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跟西方国家的来往,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跟意大利的来往。所以,更好地了解我们两国之间的这段历史,也就成了我们这些生活在新世纪里的人们的重要任务。本书主要通过两国的历史文献资料来介绍中意双方的相互看法和感受,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双方都有相互崇拜和相互不敬的同样情形。往事过去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我们才了解到崇拜和不敬都无益于相互了解和尊重,但愿本书对加强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能够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这本书之能够跟中国读者见面,应该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定平教授的推荐以及意大利外交部的支持。翻译这本内容如此丰富且有大量中西历史文献的引文的书,也多亏了白玉崑教授和萧晓玲女士的渊博学问和良好的意大利文修养。对他们诸位所做的努力,我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马西尼

2002年5月18日于罗马

前 言

这本书不奢望对历代意中关系的全部历史进行论述。如果阐述两国在两千多年里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这本书就会太长太详细并需要为此提供资料。本书的小小目的,就是对那些事件中最为突出和最有趣味的几件加以叙述;在两国思想和文化交流方面,除了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外,还要介绍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名字,在意中双方的每次接触中,每次官方讲话里,都免不了被提到,好像在意中关系的全部历史上,除了他们二人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其实,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名字本来可以被提到,其中有一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他与马可·波罗和利玛窦可并列是为促进两个民族相互接近而做出巨大贡献的三个意大利人。

至于中国人方面,则有所不同,他们从17世纪才开始对意大利表现出真正兴趣,利玛窦的挚友徐光启是书中特别提到的一个名字。而在19世纪末,中国已经向西方开放,借助梁启超的著作,中国人发现了意大利复兴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们羡慕这些人物并愿意以他们为榜样。

《意大利与中国》这本书,也愿意将两个民族历代以来对彼此的看法,作一概述,并且介绍双方对那些较为有名人物所作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评论。这些人物中,有中国人,但意大利人更多。本书尽量对我们了解不多的中国人所说的和所写的有关评论,加以突

出。出于这个目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插入有关中文资料的译文,其中有些已经由别人翻译过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准备了新的译文,期望效果更好),有些则是首次译成意大利文,也是首次译成一种欧洲文字。

本书叙事的时间跨度,上起古代罗马帝国,下迄 1911 年清朝灭亡,共有 20 多个世纪。在此期间,两个民族彼此间的了解受到条件限制,起初只依赖于神话,有片面性,根本谈不上互相了解,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希望彼此经常往来,学会更好地互相认识,彻底摆脱神话和偏见。作者希望本书能为达到这个目标做出微薄的贡献。

由于本书内容广泛,故叙述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古代到整个 18 世纪,正好到乾隆皇帝结束统治(1796 年)为止。这段时期,在与中国有关系的欧洲国家中,起初,意大利居于首位,是主要角色,随后成了主要角色之一。这部分的作者是白佐良(G. Bertuccioli),他也写了最后一章。第二部分则包括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十几年,由马西尼(F. Masini)撰写。在这段时期中,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意大利则退到了次要地位。因此,在第一部分中,主要强调了意大利在各个领域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略过其他欧洲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占了最大的篇幅。在第二部分中,则有必要强调其他那些欧洲国家的作用,以便更好地理解意大利所采取的某些举动和态度的原因,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要给予最后一个世纪以更加广泛的空间。

本书写到 20 世纪初叶为止。清朝的灭亡(1911 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14 年),一方面标志着中国数千年传统文明兴盛时期的终结(从那时起,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发生着急剧变

化),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已经结束(逐渐被美国超过)。从那时起,西方(包括意大利在内)与中国的接触便更加复杂,这需要进行更广泛和更详尽的阐述,应留待将来去完成,如果精力允许作者这样做的话。

Giuliano Bertuccioli(白佐良)

Federico Masini(马西尼)

1995年10月于罗马

注:关于汉语发音的问题

在此使用的中文名称的注音系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只有几个已经流行使用的意大利化的名称除外,如:北京(Pechino),南京(Nanchino),广州(Canton),孔子(Confucio),道(Tao,道家哲学概念)等。

至于中国人的姓名,根据中国人的习惯,姓在前,名在后。

Giuliano Bertuccioli , Federico Masini

ITALIA E CINA

© 1996. Gius. Laterza & Figli

据意大利文 1996 年版翻译

本书出版得到意大利外交部的资助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前 言	3
第一章 未曾谋面的罗马人和中国人	1
第二章 初次接触:意大利人、中国人和蒙古人	23
第三章 第二次接触中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	67
第四章 第二次接触中的教皇和中国皇帝	133
第五章 被西方新列强拖着走的意大利:商人与官员	201
第六章 中国发现欧洲和意大利:外交人员和旅行者	222
第七章 从对技术的发现到羡慕欧洲体制	243
第八章 19 与 20 世纪之交:意大利和中国在彼此 文化中的形象	268
第九章 子不语	301
人名译名表	324

第一章 未曾谋面的 罗马人和中国人

1. “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

古罗马人有一句谚语：“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Major ex longinquo reverentia),用它来说明民族间的关系最适合不过了。历史告诉我们,地理上的接近很难使民族之间产生友情。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互相认识了解,也可能互相敌视;正因为离得近,互相冒犯的机会也就更多。如果在空间上或者在时间上相距遥远,反而会容易形成美丽的神话和传说,人们往往将自己对黄金时代的思念和对乌托邦幸福的渴望,寄托在遥远的民族的身上。

罗马帝国和汉代的中國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实例。两个帝国无论在疆域的扩展方面还是在时间的延续上,都是上古世界中的强国。它们在时间上几乎是同起同落。汉朝兴起于公元前 207 年,它曾试图越出中国传统上的边界,将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中亚。罗马则在公元 201 年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征服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使帝国未来的中心不再局限在亚平宁半岛。两个帝国也几乎同时开始衰落:汉朝于公元 220 年灭亡,先后由三国鼎立和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取代,直到 589 年隋朝再次统一了中国。罗马帝国于公元 286 年在走出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危机之

后,分为东西两部分,从此再也没有过统一。

两个帝国在其全盛时期,都竭力推行扩张政策,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在想象中它们是相会在望了,但因相距十分遥远,中间又被敌对势力如安息帝国和中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所阻隔,它们始终未能相遇。但不管怎样,通过传说,通过占据中间广大地区的诸多民族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它们都知道对方的存在。至少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位中国人到过罗马帝国,而少数可能到过中国的罗马人中,也没有一位给我们留下有关他们的经历和所见所闻的文字记载。双方都曾为进行直接和官方性的接触作过努力,却成效甚微。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罗马人在公元166年派出使节,取道日南抵达中国^①。可是,没有一篇用拉丁语写的文献记载此事。当时安敦尼王朝统治着罗马帝国,在位皇帝是马可·奥勒略·安东尼诺(Marco Aurelio Antonino),但使节们所带的礼物与这位如此杰出君王的身份极不相称。所谓礼物,不过是些象牙、犀牛角和乌龟壳,并非是遥远罗马帝国的特产,价值不高(没有宝石),那是冒充使节的人从印度支那半岛某个码头上买来的。实际上,他们可能是些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狡猾的商人,冒充派遣的使者,以期为他们自己的生意打开方便之门。

中国文献还记载^②,公元280至289年间又有使节抵达中国,

①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十册,卷八十八,第2920页。本章所引证的许多汉文和希腊—拉丁文文献,可参阅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Lipsia 1865)和G. Coedès,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Extrême Orient* (Paris 1910)。

②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八册,卷九十七,第2545页。“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

很可能也属非官方性质。这十年间,在罗马相继在位的皇帝有许多位:普罗布斯(Probo),卡鲁斯(Caro),卡利奴斯(Carino),努美利阿努斯(Numeriano),自公元 285 年起,戴克里先称帝。除他而外,其他各位都忙于保住王位和性命无暇顾及派使节去中国之事。几乎是出于回报,据一份罗马史料^①记载,在奥古斯都时代,一个来自“丝绸之国”(中国)的使团历经四年的长途跋涉后抵达罗马!他们敬献的礼物是珍珠、宝石和大象!不过,没有其他的拉丁文作者证实这一消息,中国的史料也未提及此事。

公元 97 年,中国人派使者远赴罗马帝国,这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这位使者名叫甘英,是位军事官员。当时朝廷派出名将班超(31—101 年)经营西域,即在中亚地区扩展帝国的势力。甘英受班超之命出使罗马帝国。甘英到达波斯湾,正在准备登船,也许是要环阿拉伯半岛航行,上至红海,直抵今日的苏伊士河,却被人劝阻而返。这些劝阻他的人,就是那里的安息人,他们对古代世界上两大强国间的直接接触实在毫无兴趣。

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②

甘英大概没有探险家的毅力,听到这些话便放弃前行,折回祖国,结果,他就令人非常惋惜地失去了本可先于马可·波罗的那次

^① Floro, *Epitoma*, II, XXXIV, 62, Les Belles Lettres, Parigi 1967, p. 75. Floro 是一世纪末的雄辩家。

^② 《后汉书》,卷八十八,第 2918 页。

4 意大利与中国

壮举好几百年的唯一机会。

正因为两个帝国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它们的人民彼此间了解甚少，因此只能想象和猜测对方的体形面貌和道德状况。可以认为，这段时间是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羡慕的时代。种种神话和传说在民间流传得很久，直到16世纪，西方和中国两大文明间真正相遇为止。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称呼罗马帝国的。当时，有个名词“大秦”，中国人在使用着，它是由与两个帝国都有往来的中亚民族创造的。对他们来说，中国（中国人这样称自己的国家）就是Qin（秦国），这个名称既是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国的名称，也是统一后中国朝代的名称，以后便流传下来。Cina（通译为“支那”——译者）就源于Qin（秦），指中国。而在中亚民族的心目中，罗马帝国是一个疆域比秦国更为辽阔、国力更为强大的国家，故称其为“大秦”国^①。这个名词中国人采用了，用以称呼罗马帝国，含有敬意，而这种敬意从未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自发地流露过。对此，那些一向感到自豪的人们也不免惊讶！另外，还有一个名词“犁鞬”或“黎轩”，也用来称罗马帝国，但词源不明，用得也不多；有人认为它是源自古代大商业都市亚历山大城（Alessandria）的名字，这恐怕是杜撰，不足为据。

他们对想象中的大秦国居民的形体和品德也自然地流露出敬意，称“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②，“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在通往大秦的路上没有匪徒。行人每走十里就看到一亭，每三十

① 确切地说，大秦尤指帝国的东部地区。根据《后汉书》，另一个名称是犁鞬。

② 《后汉书》，第2919页。

大秦國西方番商萃此其王以布帛織出金
字纏頭地產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珍珠等物



图1 《三才图会》卷十四中的罗马帝国人物画像

里就有一客栈。不过，他们要结队而行并带上武器，以防备老虎和狮子。从外国来的使者从抵达边境时起，一直到都城，都有人陪着，还会得到一定数量的金币，作为生活费用。当然，最多的称颂是留给大秦国的君主的：

城中有五官，相去各十里。官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官，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官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①

在这段文字里，凭着善意和丰富的想象可以看到，作为最高法官的皇帝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罗马担任国家高级职务的侍从官的形象。事实是，在罗马任职，如执政官的职务是有期限的，那些被授予职权的人在他们的任命到期时能够自动地让位。这种情形大概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因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一旦取得了政权，就再不放弃，除非死亡或被迫罢黜。文中所指皇帝任命三十六位元老商讨国事，可以看出这里是指元老院。数字“三十六”并无特别意义，因为汉语中是个象征性的数字，表示可列举出离奇的事物：三十六天，三十六洞天，三十六计，等等。

所有这些消息可以在《后汉书》中读到，而且在汉朝之后的各个朝代的史书上也或多或少地作了引述。我们已经提过，汉朝是在公元 220 年结束的。有个史书记载，罗马商人经常到扶南、交趾

^① 《后汉书》，第 2919—2920 页。

和日南,却很少北上进入中国^①。公元2世纪的托罗梅奥(Tolomeo)的著作证实了上述记载。文中介绍了推罗的马利诺(Mariondi Toro)提供的为从陆路和海路抵达丝绸之国所作的说明。文中谈到一位名叫蒂蒂安诺斯(Maes Titianos)的马其顿人与中国经商,他从未亲自到过中国,只派遣几位手下雇员去^②。从中国史料中我们找到了这些商人中的一个人的名字,他历经千山万水,抵达中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③

这位商人的名字很有可能是莱奥·罗马(“大秦”的“论”)。他如许多其他人一样来到交趾,此地在今日的越南,离河内不远。他到访中国时正值汉朝灭亡后三国鼎立时代孙权在吴国称帝时期(公元229—252年)。很遗憾,我们未能看到这位商人的访问报告,但根据同一篇史料,我们知道这位商人在一位中国官员和二十名皮肤黝黑的男女侏儒的陪同下返回祖国。这位官员在途中死去,侏儒是中国皇帝(指吴帝孙权——译者)送给罗马皇帝的礼物,因为秦论曾说他的国家很少见到这样的侏儒。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侏儒是否抵达了目的地。要是他们到了那里,则是中国派到欧洲的首批“文化艺术代表团”了。

罗马人对中国人(古罗马人称中国人为“塞里斯”人)也怀有好感。一般而论,中国人如同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居民一样为人所熟悉,然而中国特产丝绸与众不同,被称为“丝绸之国”。中国的

① 《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三册，卷五十四，第798页。

② Tolomeo, *Geographia-prolegomena*, IX, 6. F. Didot, Parigi 1883, vol. I, p. 29.

③ 《梁书》，卷五十四，第798页。